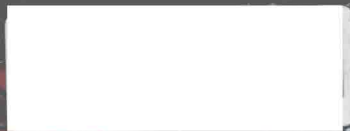


雨后的 脚印

王建幸
悬疑侦探小说集

王建幸
著



 文匯出版社

王建幸
著

雨后的
脚印

王建幸
悬疑侦探小说集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后的脚印：王建幸悬疑侦探小说集 / 王建幸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496-1371-7

I. ①雨… II. ①王…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8111 号

雨后的脚印

——王建幸悬疑侦探小说集

王建幸◎著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特约编辑 / 梁坚 郭伟涵
封面装帧 / 李廉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 240 1/32
字 数 / 345 千字
印 张 / 15

ISBN 978-7-5496-1371-7

定 价 / 35.00 元

目 录

CONTENTS

- 出鬼 · 1
- 月光下的罪恶 · 37
- 柳飞雪 · 141
- 剧院魅影 · 185
- 雨后的脚印 · 257
- 狼血 · 294
- 绑架 · 323
- 诡道 · 377
- 第十九个掩埋者 · 409
- 后记 · 473

出 鬼

深夜，一场暴风雨突袭中国南方地区。一条黑影窜入紫江市某医院，闪电中，黑影撬开了太平间的门……

1

星期天下午，春日和煦。肖剑陪着太太苏琳从著名的静安面包房取了预定的12寸蛋糕兴高采烈地去岳父家。今天是他老岳父八十岁生日，作为女婿必须以最隆重的礼节为老人家祝寿，除了蛋糕，苏琳还去首饰店挑了一块刻着生肖的翡翠玉佩送给老父亲。肖剑当然没有异议，尽管花了他半个月的工资。

车行到半路，肖剑裤袋里的手机响了，一看，屏幕显示来电人是石升。石升是刑侦总队重案队队长，肖剑的得力助手。“这小子知道我今天有重要家事还打电话，不会发生什么大案了？”肖剑心里一边嘀咕一边按下接听键：“石头，出什么事了？”石头是同事们对石升的昵称。石升嘿嘿笑着说：“肖大侦探，不是我要找你，而是一位漂亮的女生找你。”随即，电话中传来一个既陌生又似乎熟悉的声音：“肖总队长，你记不得我了吧？”肖剑支支吾吾地应了一声，脑海中迅速搜索这个声音。女人的声音对肖剑这个活在男人世界里的人来说本来就稀罕，特别是当太太苏琳在身旁的时候，肖剑更是谨慎小心，因为自从他被外界称为神探后，苏琳对他的“关怀”倍增。也难怪太太的敏感，肖剑那修长健硕的身材、中年男人

的沉稳以及职业侦探所特有的睿智和幽默，这都是让苏琳为之骄傲的。正在肖剑打开记忆库搜索时，电话那头银铃般的声音猛灌进来：“我是陈亚男，公大刑侦班学生。”哦，肖剑记起来了。一个梳着马尾的假小子女生的身影跃入眼帘。前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侦班的学生来总队实习，陈亚男就分在重案队，严格地说，她的带教老师是石升。记得每次看现场，她总是要提出稀奇古怪的问题“请教”老师，因此，肖剑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肖剑思索的时候，陈亚男的声音像机关枪似的扫射过来：“肖总，我们碰到了一起‘鬼’案，愁死人了，因为案情牵涉到滨海，所以我们专程求教您这位大侦探老师。”溢美之词加上车窗外照射进来的暖阳阳光让肖剑觉得有些燥热，他问：“亚男同学，你现在何处高就？”“哎，说了半天，我忘了向老师报告，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紫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这次专程到滨海开展调查的。”“什么，你已经到滨海了？”话刚说出口，肖剑察觉自己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因为亚男是用石升的手机与他通的话，她此刻不仅在滨海，而且肯定已经在808总部了。正在通话时，握着方向盘的苏琳突然向他飘来冰冷的声音：“怎么，又有事了？”听到这冷峻的盘问，肖剑脸上顿时泛出一抹红晕，他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悄悄地瞥了老婆大人一眼，只见苏琳本来春意盎然的脸色倏地变成了乌云密布的冬天。他自知理亏，因为今天的祝寿活动他早已答应苏琳的，不仅是为了家庭聚会，也是为了弥补作为一名警探整日忙于公务而缺乏对家庭照顾的愧疚。可是，显然是案情重大，兄弟市的同行才会专程求助，于是他顾不得苏琳的情绪，将她送到岳父家后，调转车头就回“808”。

一个“鬼”字足以吸引肖剑。

周日的城市道路十分畅通。20分钟后这辆黑色的轿车驶进了滨海市刑侦总队所在地——中山路808号大门。

走进会议室，石升正与陈亚男以及另外两名男子热切地聊着。见肖剑进门，陈亚男起身向他介绍站在身旁的两位男子：紫江市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楚江、侦查员张展。肖剑热情地与三位外地同行握手、寒暄。

落坐后，肖剑直奔主题问道：“亚男同学，什么‘鬼’案？”

亚男嗤嗤发笑没有回答。四十出头、双目炯炯的李楚江解释道：“这丫头怕请不动您，故意说玄乎了。不过，肖总，这起案件真的有些诡异，连我这个二十多年的老刑侦也从来没有遇见过。”

说着，会议室一端墙上播放出一段录像，站在一边的陈亚男作介绍。

画面：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夜幕一片漆黑。雨帘中，三个穿警服的警察向一处闪着昏暗灯光的平房奔去，其中一个女警的身影是亚男。

亚男（旁白）：4月22日凌晨2点23分，紫江市刑侦支队接到报警，市第一人民医院太平间发生撬窃案。值班刑警、技术人员当即赴现场勘查。

画面：太平间的两扇大门半开着，刑警走进太平间，只见两具赤裸的尸体横卧在地，另一具尸体盖着白布躺在轮床上。

亚男：一具是十一岁的男孩，另一具是八十三岁老妪，两人身上刚换的出殡寿衣被窃去。显然，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盗窃案。可是，第二天上午当我们再次复勘现场时却发生一件奇怪的事，那具在轮床上的男尸不见了！

“啊……”石升和担任记录的女侦查员姜茵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

画面：轮床上白布单依然盖着一具尸体，一只带着白手套的手慢慢掀开白布，白布下躺着一具男子的尸体。

石升发出疑问：“咦，不还是那具尸体吗？”

亚男：“不是的，那天我们所看到的男尸是一个年龄在四十岁左右的人，而这具尸体是当晚陪同我们勘查现场的太平间看守人秦老头！”

从画面上看，看守人秦老伯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只是眼睛惊恐地睁着。

李楚江说：“本来太平间发生盗窃案已经够怪异的了，不料又发生了这种状况，岂不是出鬼了？”

出鬼了？肖剑的额头顿时泛出一层油光，他盯着画面凝思了片刻，问，“此案与我们滨海市有何关系？”

李楚江答：“案发后，我们立即布控查缉，同时对那具失踪的尸体身份进行核查。据医院急诊室医生反映，4月22日中午11点26分，120救护车送来了一个因服毒自杀而生命垂危的男子。这个人在度假村登记的信息是：程辉，男，1974年生，滨海市人。”

“程辉？”原本在沙发上坐着的肖剑猛然挺直了身体，问，“什么程？什么辉？”

亚男说：“工程的程，光辉的辉。”

肖剑急切地说：“把他的身份证给我看看。”

亚男从牛皮纸的材料袋里掏出一叠材料，抽出身份证递给肖剑。肖剑接过身份证喃喃道：“是他，小辉！”尽管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但是儿时的记忆仍然让肖剑确定身份证上的人是疏影的弟弟、他的邻居程辉，尤其是右额角上的那条淡淡的伤疤……

2

往事如烟，肖剑的思绪回到了三十年前……

肖剑出生在滨海市东部一个石库门住宅区里。所谓石库门住

宅,就是由两排联体三层砖木结构的楼房相对,中间隔着一条6—8米宽、地面铺着大块青石板的弄堂组成,弄堂口往往有一座牌楼,上面刻着弄堂名以及建造的年代。肖家所在的弄堂名为旅顺坊,建于1937年。解放前一般是一户住一幢楼,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一幢楼住个三四家都是极平常的事。

肖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搬进去的。肖剑的父亲曾经是管这一片社区的民警,夹着蓝封面户口册天天“泡”在居委会的年轻管段民警与漂亮能干的女治保主任,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地由革命的友谊迅速上升为革命的爱情。两人结婚后,住进了肖剑父亲单位分配的这条弄堂的93号底楼。肖家有客堂间、灶披间(厨房),另外还拥有一个约20平方米的能看得到蓝天的天井。在那个住房紧张的年代,在寸土寸金的滨海市,这种居住条件算是很不错的了。肖家的左邻是程家,右邻是苏家。程家住在95号二楼,打开窗户能看见肖家天井。程家有两个孩子,大的姑娘叫程疏影,小的是男孩叫程辉,邻居们都叫他小辉。肖剑跟程疏影是小学同班同学,肖剑是班长,程疏影是学习委员,每天下午学校放学后,肖家的天井便成为邻居孩子温习功课和活动的场所。那时,程辉像跟屁虫一样总跟着他姐姐到肖家玩耍。男孩子天生好动,每次来,他吮着手指两眼惊慌地看着肖剑,怕肖剑嫌他捣乱。肖剑也确实轰走他几次。一次,他趁哥哥姐姐们在专心朗读课时,竟然把肖剑藏在天井角落里的蟋蟀盆打碎了,急得肖剑和同学撂下书本满地捕捉那只常胜将军金狮蟋蟀王,闯了祸的程辉哪里知道,这只黑头蟋蟀是肖剑山东老家的表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才捉到的。不料在捕捉中,小辉一脚将金狮王踩死了,这让肖剑气得当场将程辉驱逐出家门。第二次是他告肖剑的“鸟状”,说肖剑抱他姐姐。那天晚上,程家父亲吃罢晚饭摇着蒲扇一本正经到肖家,对肖妈妈提

出强烈抗议。结果,肖剑被恼羞成怒的母亲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当然免不了一顿“竹笋烤肉”的刑罚。天哪,那是在做老鹰抓小鸡游戏时发生的肢体接触,肖剑是“老鹰”,当然要抱住狡猾逃跑的“小鸡”的。从此,肖剑严正声明,程小辉同学是不受欢迎的人!在天真无瑕、五彩斑斓的孩童时期,苏家有个俊俏的姑娘叫苏琳,每次都躲在角落里,瞪着那双圆溜溜水汪汪的眼睛,乖觉地看着哥哥姐姐们读书写字玩游戏。那时,“男子汉大丈夫”的小帅哥肖剑还不屑带她玩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当上分局领导的肖剑父亲分到一套新公房,肖家搬出了狭小的弄堂,住进了生活设施齐备的电梯楼。不久,因为市里要开发沿江地区,位于浦江河畔的旅顺坊被列入市政动迁范围。从此,老邻居们各奔东西天各一方,渐渐失去了联系。

时过境迁,一晃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如今,程辉死了,而且尸体还竟然诡异地失踪了,这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见肖剑两眼迷惘,善于察言观色的石升捅了他一下,俯耳问道:“肖总,你发什么呆?莫不是你认识这个程辉?”

石升这么一问,肖剑如梦初醒,含含糊糊“哦”了一声:“他可能是我老邻居家的孩子。”

听肖剑说认识程辉,亚男兴奋地晃着马尾辫说:“天下还真有这般巧事,看来我们这趟没有来错,侦破鬼案有希望了。”

肖剑睨了亚男一眼,调整精神状态说:“二十多年没有见了,我还不能确定是不是他。”

案情介绍后,两地刑警商定:由石升队长配合紫江方面调查程辉的情况,肖剑随李楚江、陈亚男回紫江市实地勘查现场,然后

再确定下一步的侦查方案。

3

“程辉死了？”

“老板，千真万确他死了！”

一个腆着啤酒肚、穿着一条背带裤、握着一把枣红色烟斗的五十岁左右的宽脸盘男子，在这间古色古香显得十分宽敞的房间里踱着方步。从放置着整套茶具及装饰来看，显然这是一个豪华茶楼的包间。在黔州，请吃饭是应酬，请饮茶才是高规格有品位的接待。男子一会儿仰起头，一会儿若有所思地来回踱着步子，嘴里不断吐出带着一些香味的烟雾。一缕夕阳从窗外斜照进房里，把人和物及袅袅升腾的烟雾勾勒成一幅带着光边的剪影。突然，男子转身立定在一个穿着黑皮夹克的青年面前再次问道：“你真的确定他死了？”

穿着黑皮夹克的男青年毕恭毕敬地答道：“老板，您就放心吧，我‘毒手’做事向来利索。而且，我按照您的吩咐让他‘自杀身亡’。”

见“毒手”有些得意，男子不耐烦地将烟斗敲了敲茶几上的玻璃烟缸，说：“兄弟，别误会，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也是替人消灾。好，干得好。”说着，男子顺手用那只镶着象牙烟嘴的烟斗推了推茶几上一只黑色的考克箱说，“里面是你的出境通行证和余下付给你的报酬。”

“毒手”拿过箱子，舔了舔焦黄的嘴唇激动地说：“谢谢老板。”

宽脸男子费力地吊起松弛的眼皮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赶紧消失！”

“毒手”哈了哈腰说：“我懂。”

等“毒手”匆匆忙忙走出昏暗的包间，男子掏出手机发出了一道冷酷的指令：送他走！

看着“毒手”离开茶楼的背影，男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从窗口转身，坐回茶几后面那张红木圈椅上，然后伸出浮肿的手从一只银盒里攥出一撮金黄的烟丝慢慢向漆黑的烟斗里填压着，眼中露出一丝得意的凶光……

“小子，跟我玩，还嫩了点！”

刹那间，浑浊的眼球中闪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

两个月前，黔州发生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一辆大货车在高速公路行驶中突然方向失灵，造成六车追尾七死八伤的严重后果。事发后，经交警、公路管理部门联合勘察，事故原因是大货车严重超载，25吨的货车竟然违规装了35吨货物，而道路限制通过载重量为30吨，由此造成路面坍塌而货车方向失灵。本来，这起事故责任明确，司机及货运公司法人将负刑事责任，可是就在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时，被告辩护律师竟然提出了一个让法官和公诉人都为之瞠目结舌的公路建设质量问题。律师指出：一是按照国家高速公路建设标准，标明30吨载重量的实际施工要求应该有20吨左右甚至更高的预重量，就算货车超载，公路路面也不至于塌陷；其二，这辆货车是在高速公路行驶四百多公里后进入黔州段才发生的事故，如果由于是超载造成的事故，那么在前四百多公里为什么没有发生呢？因此，律师提出请国家道路质量检测权威部门对事故段公路做检测鉴定的法庭请求。

一石激起千层浪。

黔州交通监理部门坚决不同意推翻原有的鉴定结论，但是，律师非常聪明，将法庭庭审情况发了微博，在新闻界及社会舆论的监督下，法庭不得不作出请国家权威检测部门重新勘察鉴定的决定。

结果,从北京来的专家果然发现黔州段高速公路建设中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应该用螺纹钢网格捆扎铺设的道路基架,建设方偷工减料,竟然用线材来替代;应该用砂石料作为填实的路基,竟然混杂了大量泥沙。鉴定结论是黔州段高速公路为“豆腐渣工程”。案件变为复杂,其中可能存在重大违法违纪问题,事故主要责任从货车司机转为公路建设单位。

谁是建设方?

死者家属在责问,关心此案的老百姓在责问,省委领导也亲自过问。鉴定报告出具的第二天,法院发出传票,传讯黔州段高速公路承包方“光辉公路建设总公司”法人代表程辉。不料,公司大厦铁将军把门人去楼空,打程辉电话,手机已关机,后来找到程辉的秘书,秘书说程辉在一个星期前便联系不上了。鉴于案情重大,黔州省委下令检察、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但是,程辉就像空气一样从地球上蒸发了。

程辉死了。死了好,一死百了!

想到铲除了心头之患,这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子在这昏暗的、空气污浊的房间里突然发出咯咯奸笑。门外的保镖不明就里探头张望,只见老板的脚翘在茶几上,两只交叉的鞋底板还在得意地晃动。

4

驱车 160 公里,两个小时后到了紫江市。在李楚江和亚男的陪同下,肖剑径直去了紫江第一人民医院。

医院太平间在病房大楼北面的围墙边,是一幢灰色的平房。大间是停尸间,小间是看守人住的小屋。停尸间约 60 平方米,里面靠墙一排是铁灰色的冷藏库,阴凉的停尸间永远是那么的肃静,

唯一能给出曾经发生案件信息的是那扇大门的锁被撬弯了。小间的门关着，从窗户外朝里看，20 平方米房间里，挂着蚊帐的木床占据了半壁墙，靠窗是一张旧书桌，桌上放着锅碗瓢勺煤油炉等杂物。显然，屋主人把书桌当作了灶台和餐桌，不用介绍便知是太平间看守人秦老伯的值班室兼宿舍。紧挨着太平间围墙旁有一扇边门，肯定是殡葬车运尸进出的通道。肖剑暗暗判定：那天程辉的尸体一定是从这扇门运走的。

走出阴暗的太平间，肖剑他们又去了医院急诊室。院方已经通知案发当天抢救程辉的汪医生等候在办公室。

说明来意后，肖剑问：“程辉是谁送来医院的？”

那个长着蒜鼻的汪医生推了推眼镜答道：“我记得姓程的是 4 月 22 日中午 11 时许，由市 120 救护中心送来我们医院的。”

在肖剑询问的时候，李楚江的表情是不屑一顾的，因为这些问题他们早就问过了。可是肖剑没有顾及这些，作为侦查人员，有些细节必须亲自调查。

肖剑问：“没亲友陪同吗？”

汪医生尴尬地搔了搔头说：“没见有亲属陪同。哦，好像有一位度假村的女服务员一起来的。”

“女服务员？”

李楚江刚嚅动嘴，却被伶牙俐齿的亚男抢了先，她解释说：“老师，案发后，我们做了初步调查，程辉是 4 月 19 日住进钱江度假村的。说是度假村，其实我们当地人都知道，这是一处比较高级的园林宾馆。22 日上午约 10 时左右，清洁工进屋打扫房间时，发现程辉口吐白沫倒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肖剑又问：“送来医院时，他穿什么衣服？”

“这个……”亚男被问住了。一旁的汪医生给她解了围：“好

像穿了一套丝绸睡衣。”

肖剑接着再问：“死者服的是何种毒物？”

汪医生说：“病人来医院后，我发现他仍然有生命体征，所以就采取了洗胃、灌肠措施，可惜由于耽搁了最佳抢救时间，没能救过来。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对他的胃液做病理化验，就送进了太平间。唉，不瞒几位说，我们市一医院急诊室是本市所有医院中最忙的，什么危急病人都往我们医院送，每天像打仗一样，这不，到现在我连中午饭还没有吃呢。”

汪医生发着牢骚，肖剑心里明白，他是在为没有化验毒物的失误寻找理由。已经无法弥补的事抱怨有何用？于是肖剑向汪医生致谢，感谢他在百忙之中配合调查，并且留下嘱咐：“汪大夫，如果有人来询问程辉的事，请您立即通知我们。”汪医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出了医院，肖剑下一站的目标是度假村。在去度假村的路上，他们找了家小饭馆对付了一顿。其实肖剑的肚子早就唱空城计了。

钱江度假村顾名思义就建在钱塘江南岸一处依山傍水的山坳中。由于中间停车吃晚饭耽搁了半个小时，赶到距离紫江市区约三十多公里的度假村时，天色已灰暗，但是，山坳中青瓦白墙的农舍、袅袅炊烟的景色仍然依稀可见。

程辉生前住在这个度假村的 08 号小楼里。在姓翁的女经理和留守现场的、一个额头长着青春痘的年轻侦查员陪同下，肖剑踏勘了 08 号小楼。

小楼掩映在一片绿荫丛中。月光下，奶黄色墙体的小楼轮廓分明，只是没有灯光，没有人住的气息。翁经理介绍：“程先生住在 08 号楼二楼 V6 套间。发生这种不吉利的事后，原先住在里面的

客人当天都搬出了小楼,再说李支队长也通知我们封闭小楼等待进一步的现场勘查,所以这两天我们没有安排客人入住。”

鉴于发生了程辉尸体在太平间离奇失踪及看守人秦老伯遇害的案件,所以这次勘查显得尤为重要。

度假村的小楼从外形上看是一栋大别墅,但是走进里面,其内部结构与一般家庭居住的别墅还是有区别的,主楼三层,裙楼两层。走进大门,两侧均是客房,并没有一般家庭的厨房和卫生间,走进大门是接待厅,服务台旁设有电梯,电梯旁是一个环形的楼梯。走上二楼,二楼两边共有四个大套间,V6房间在左边的南侧。

打开房门,进门是客厅,客厅里的摆设无非是沙发、茶几、电视机之类的家具电器;客厅左边是卧室,右边是书房。李楚江指着客厅沙发对肖剑说:“程辉就倒在沙发上。”肖剑问:“现场没有遗留物吗?”此问的含意很明确:凡是服毒自杀的,在现场总是有装毒品的器皿或者其他包装物的。

“青春痘”说:“案发当天,我们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发现了程辉的随身物品一只黑色皮制的滑轮行李箱,里面有一个皮夹、一部手机,皮夹里有身份证和各种银行卡。我们在客厅的茶几上发现了一瓶红酒和一个程辉喝过酒的玻璃酒杯。没有发现什么毒品包装物。”

“没有包装物?”肖剑顿时皱起了眉头。现场的遗留物有时将决定侦查方向。见身旁的李楚江等都不作声,肖剑明白了,现场肯定没有留下自杀用的毒药包装物。于是他转向另一个问题,“你怎么确定酒杯是程辉喝酒用过的呢?”

“青春痘”答:“按照李支队的指示,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物品带回局里做鉴定,虽然没有找到存放毒品的包装物,但是在那个酒杯上我们提取到了指纹,更重要的是在酒杯残存红色液体中检

获到了氰化物的成分。”

随着“青春痘”的介绍，肖剑看了一下客厅里的玻璃酒柜，从摆放的格局判断，酒柜里应该有4个玻璃杯，现在只剩3个。“青春痘”注意到肖剑的眼神，自信地说：“显然有一个酒杯被程辉使用了。”听到这里，李楚江摆手打断了“青春痘”的话，说：“不，这个目前仍然不能确定，因为酒杯上的指纹尚不能做出是否是程辉的鉴定。”“青春痘”和亚男不约而同地惊异地看着自己的上司。“原因很简单，程辉的尸体失踪了。如果没有直接同本人的指纹比对，那么酒杯是否是程辉用过的，目前我们只是一种判断而不是结论。”

肖剑向李楚江投去了赞许的眼光。毕竟是老干探，考虑问题就是不一样。

“进口红酒是哪里来的？做过化验了没有？”

意气风发的“青春痘”顿时露出了怯相，他偷偷瞟了他的上司一眼，可是李楚江板着的脸根本不理睬他。“青春痘”只得含糊糊地说：“那瓶酒可能是客房里配备的吧？哦，那剩下的半瓶酒经化验没有检出有毒成分。”

可能李楚江对以上这两个问题不以为然，他仍然延续着刚才的思路分析道：“一个人要死，他肯定事先准备了自杀的工具或者毒药，但没有必要将包装物隐藏起来。肖总，这就是让我们百思不解的难题。”

肖剑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经过勘查他也已经对这起案件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在逻辑推理的证据链上仍有几个重要环节有待发现和查证。

接着，找当天发现现场的女清洁工谈话。女清洁工大约三十多岁，当她走进V6房间时，不知是触景生情还是见到警察紧张，进门后两手搓着手指一副惊慌不安的样子。肖剑笑了笑说：“不必拘